

也许因为吃过苦，又当过十几年农民和乡村教师，所以，我觉得自己特别适合写农民。

17年前，我被派往洋山深水港挂职写作。我住在指挥部里，与工程师、设计师同桌吃饭，与专家、指挥员同下工地……说起来也算努力，可毕竟初识海工程，写得有些艰难。

那天去海边工地，总指挥指着一支正在浪涛中扎钢筋的队伍说：这是一支农民工队伍，你可以写他们。

说农民工是世界上最苦最累的人，一点没错。那个冬天，滴水成冰，海风呼啸，浪花像碎玻璃一样割人。农民工在海上施工，吃喝在海边，连睡觉也在海边工棚里。这样的日子，他们已经过了20年。浦江两岸、长江沿线，凡是大型码头，都有他们流下的辛勤汗水。上海建成今天的国际

大都市，农民工功不可没。

我进了农民工生活基地，就像一条鱼游进大海。领头人黄学建带我走了一圈，我一看他们的宿舍就服了：一律蓝色蚊帐，三尺草席；被子四四方方，鞋子整整齐齐，连茶杯脸盆都有安放规定。

几百名农民工，全穿蓝色工作服；早晚开灯熄灯，都有统一时间；出工收工，集体乘卡车来往。我说：这不是部队吗？

黄学建在岛上搞“学技术奔小康”活动，是我采写中最开心的一程。他奖励农民工读书学技术，承诺谁考上证书就给谁加工资；他给他们买电脑，办起岛上最早的农民工电脑班。农民工子女读书，他看得更重，专门定了4条“土政策”：农民工子女考学考

得好的，公司给奖；考取重点学校的，给重奖；读上硕士博士的，给大奖；子女辍学的，重重扣奖。他在大会上说：“我们几百人在外流血流汗，不就是为了几个家庭翻身致富吗？要是孩子辍学当文盲，我们打工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他自己也拼命学习，四十多岁还去复旦大学进修，成为中国农民工队伍里最早学成的一名高级工程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“麦莎”台风正面袭击海岛前，黄学建包了7辆大客车，把几百名农民工送到上海市区宾馆住下，一面避风，一面学习……

深水港8年，我写了近百万字。其中，写农民工和当地渔民的，最是得心应手。我找到他们，也找到了自己；写他们，就是写我自己。

我后来离开深水港，但我的笔再也没有离开底层。

前些年郊区流传

一个故事，说有位山区来的女教师，带着一批农民工孩子组成合唱团，登上了少年合唱艺术顶峰。当时我就想：这个传奇值得一写，也适合我写。我一直希望看到生活在艰难中的孩子，能在梦想实现时发出天堂般的笑声。采写《巫青和她的少年合唱团》时，我果然听到了这样的笑声。

这笑声想必也感染了其他人。歌唱家周小燕的后人看到文章后，委托新华社资深记者赵兰英联系我们，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：一貫用来奖励艺术精英的“祥燕基金”，决定长期支持这支少年合唱团。

时代关注着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，也关注着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。我写的那些文字，传达了他们的追求，因而与大众脉搏正好合拍。趁此机会我要说一下上海一个奖项——上海新闻奖：2014年我发表报告文学《小官孙国权》，记录了一位受尽委屈、甘为底层老百姓服务的居委主任，被评委们授予一等奖；这篇《巫青和她

“民亦劳止，汔可小康。”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这句话，反映了遥远的先民们的一种理想。奋斗创造历史，实干成就未来，就在今年，我们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决战脱贫攻坚，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，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“小康”憧憬即将变为现实。

在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，夜光杯特此发起“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·百家话小康”征文征图活动，邀请一百个上海家庭的代表，来讲述小康路上亲身经历的故事：可以是自己衣食住行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；可以是惠民举措落地的切实感受；可以是上海公共服

务带来的推进改善；可以是文化生活繁荣带来的精神享受；可以是跟随上海发展抓住的个人机遇；可以是参与对口援建带来的满满收获……

同样，如果您有小康路上的精彩老照片，能充分展示自己身边和眼中的民生变化，形象反映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，均欢迎投稿：hongse@xmwb.com.cn。照片将优先采用。

稿件字数千字为宜，照片数量不限。投稿时请注明您的姓名和电话，以便我们和您联系。优秀征文和照片将在夜光杯版面和相关新媒体上刊用，稿酬从优。

新民晚报副刊部

## 他们，就是我

彭瑞高

“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·百家话小康”征文征图启事

19

速进，则阖

武宝生

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

百家话小康

这是早几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。它，常常让我想起，成为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。

那天，天刚亮，我就赶往火车站，坐头班车来到北京。又换地铁急匆匆来到大使馆。舒口气，打开透明的材料夹一看，不禁一跳：仓促中竟拿错了签证所需的正规材料！给家里打电话又没有人接听。无奈，我只得匆匆返回。可是，待我第二次赶往北京时，我的签证时间已过。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，咳，连晚集都没有赶上啊！一时，懊悔之情无法言状。此时，我不禁联想到清人周容的故事《小港渡者》。

1637年，冬季的一天下午。周容要从小港赶往镇海县城。眼看太阳就要下山，他令挑着两捆书的书童加快脚步。速进中，远远望见县城的城门了，周容问一位渡者：“待我们赶到县城时，城门还开着吗？”渡者看看气喘吁吁的周容及汗流浃背的书童，说：“你们走慢点，还行；要是走得过快，那就来不及了！”

走快了，怎么反而来不及了？周容觉得在戏弄他。于是，催促书童加速向城门赶去。结果，慌急中书童摔倒了一跤，书散了一地；不巧的是，扁担也坏了。待他们将这些书整齐捆好，修好扁担后，远远见得，城门关了！

笨鸟先飞，路远速进。这话没错。可是，千万莫要忘了，行程中不仅仅只需要两条腿，还有所携之物。因为，携带之物也是我们行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啊！

周容感叹道：“徐行之，尚开也；速进，则阖。”此意，我终于领悟了。从办事效果讲，速进是最佳选择。但是，速进不是冒进，需要冷静，有周密的计划，充分的物质和思想准备，速进前、速进中、速进后，都要头脑清醒，缜密思考，步步扎实，科学指导，才能做到万无一失。

有言道：欲速则不达。仓促促，急急火火，往往会导致三落四，乱了阵脚，结果事与愿违，适得其反。



## 烟雨荷塘

方忠麟 摄

## 唱支山歌给党听

烁渊



了歌唱家深情“献声”。

不约而同，任桂珍与姚筱舟同年出生，只不过一个在江西，一个在山东。任桂珍父亲是地下党员，她从小受革命影响，15岁从济南家里出走，随军远征。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加入战地宣传队。在渡江战役的枪林弹雨中，在抗美援朝炮火燃烧的坑道里，任桂珍舍生忘死，纵情歌唱最可爱的人。

1956年，她随“革大文工团”进入上海歌剧院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，对党始终感恩在怀。可以说，任桂珍即兴唱响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前期准备不只是20分钟，而是30年的人生为她这次演唱提供了丰厚的感情储备。

有别于其他一些颂歌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潜在一些戏剧性：“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，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夺过鞭子揍敌人。”“我”、“母亲”与“党”三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命运关系，而道具“鞭子”从被“抽”到“揍敌人”，生动体现人物命运的转变。剧情感化的歌曲很适合歌剧演员体现。那时候，任桂珍已出演过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红珊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等很多经典歌剧，歌唱艺术“炉火纯青”。清晰、真

切的吐字，圆润、纯净的音色，纯朴、细腻的感情，富有表现力的行腔，一下子把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唱“活”了，唱“红”了。

最终还是应该归功于雷锋。要是没有他，就没有这支歌。准确地说，是雷锋引领诗人姚筱舟、作曲家践耳、歌唱家任桂珍一起，完成一个神圣表达。千枝绿叶同根生。这四位都是或曾经是军人，人民军队忠于党；这四位都是共产党员，赤子情深似海洋。

柏辽兹有个论断：“对伟大音乐来说只有一种真正的特性，那就是感情。”四位军人、共产党员一起谱写、唱响的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正是抒发了全国军民共同的诚挚感情。所以，这首歌可以穿越世纪屏障，经久不息回响在万众心上。去年，这支歌光荣入选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”。

明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，我跟任桂珍说过一个创意。明年七一，请把她几十年培养的五代“江姐”演员包括她在内的六代“江姐”集合起来，一起高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这将是百年先辈与后代的同声歌唱，绽放信仰的力量与希望。

我很期待。

七夕会 不会开会

史良高

这年头，如果说一个人不会抽烟喝酒，你肯定点头。如果说一个人不会开会，你肯定扑哧一笑：外星人吗？

不瞒你说，老朽就一外星人。

掐指一算，我的大半生都泡在“会海”里，小半生趴在“文山”上。那个年代，开会，渗透着一种荣誉与骄傲。小会，我负责记录，会后要起草决议、决定、贯彻意见；大会，我得端坐于幕后，时刻准备。后来转岗了，转岗的差事也经常不是在开会，就是在开会的路上。

这么说来，我对开会不应该陌生，算不得如鱼得水，也断然不会“翻船”。所以，当我接到“会议通知”，我愉快地满口答应。我之所以愉快，是因为我还残存一点“会瘾”，很长一段时间不开会了，有点想！可偏偏事与愿违，那天，就在会上出尽了洋相。

那是幼儿园家长会。

按照惯例，年底了，各行各业都要例行公事，开个茶话会，嗑嗑瓜子聊聊天，联络联络感情。谁知，这次老道失算了。

走进会议室，不见主席台，也没拉横幅，更没有茶水。一侧有台电脑，投影仪对着墙上的银幕。会议开始，园长挥手让家长起立。大家唰的一声站了起来。“今天，先请家长们和我一起做手指游戏。对于儿童来说，手指的活动是大脑的体操。活动的是手，得到锻炼的是大脑。家长在家里，也要经常和小朋友一起做做玩玩，让小朋友小手更加灵活，注意力更加集中，更加聪明可爱！”

很快，银幕上就打出了童谣，园长

伸出双手，念着童谣：“一条鱼，水里游，孤孤单单在发愁；两条鱼，水里游，摇摇尾巴点点头；三条鱼，水里游，快快乐乐去郊游。”边让家长和她一起做手指游戏。只见台上的园长十个指头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，台下的年轻爸爸妈妈也做得有模有样。唯独我，盯着台上台下翻飞的手指，眼花缭乱，摊着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。脸红，尴尬，浑身冒汗。

还是园长打破了尴尬局面，她说，可能有些家长是第一次做手指游戏，不很习惯，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于是又重复做了一次。

这一次，她用慢动作教我们。可我依然不得要领，双手不是像揉面团，就是像摸鱼儿一样，笨拙地推来搡去。那天做了五六个手指游戏，我最感兴趣的是《炒白菜》：“炒白菜炒白菜，切切切；包饺子包饺子，捏捏捏；横三刀，竖三刀，刮一个鼻子做面包。啊切！”那个刮鼻子动作和那一声“啊切”，引起满堂大笑。

手指游戏“刺激”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开会的情致消减了许多，心里却不服气，这，也叫开会？后面的内容，只隐隐约约记得是介绍幼儿园构成，班级建制，家长如何配合学龄前儿童教育，等等。图片文字都是电脑制作，面对绚丽多彩的幻灯片，让我知道如今会议的新潮，也让我认识了许多新词：感统训练，趣味互动，释放创造力，提升逻辑思维……

走出会议室，摸摸口袋里的小本本和钢笔，还有小本本上的发言提纲，脸上又是一阵发烫。

养育